

# 杜詩在韓國流傳概觀

李立信

## 壹 杜詩傳入韓國之始末

從地理環境上來說，韓國和我國國土相連，所以很早就受到我國的影響。而且，自從韓民族在朝鮮半島立國以來，就一直沿用我國的文字，直到李朝世宗大王創造了韓文（註一）之後，韓人才漸漸習用自己的文字。由此看來，中、韓兩國在文學上自必有其共通性。

在新羅時代，韓國曾派了大批留學生入唐求學，得中科舉的就有五十八人之多（註二）。這些留學生返國之後，自必會將唐詩帶回新羅，而為新羅文士所習尚，因而風行一時（註三）。甚至連新羅使者入唐來朝，也能獻詩。在唐會要裏頭即曾提到這件事：

「永徽元年（六五〇），新羅王金真德大破百濟，遣使金法敏來朝，乃織錦作太平五言詩（註四）以獻。帝嘉之，拜法敏為大府卿。」（註五）

連使臣都能獻詩，那麼韓國文士之能詩與好詩，自不在話下。

唐詩在新羅時代（六六九——九三五）即已傳入韓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杜詩在何時傳入韓國，却無史可稽。然據韓人李丙疇教授之推測，亦當在新羅時代。李丙疇先生在韓國的杜詩一文中說：

「若溯杜詩之入我邦，濫觴於新羅之中葉，其統合三韓之前後（案：約在西元六六九年前後），使節之往來，項背相望，則其東遷之行李，必賞之以典籍，以圖文化之興隆，故墳典丘索之外，又副之以李、杜、韓、柳諸集，而屢經兵燹，不免煙滅，其時之顛末，今不得而詳矣。」（註六）

杜詩在韓國流傳概觀

新羅統合三韓是在六六九年，這時杜甫尚未出生（杜甫生於七一二，卒於七七二）。杜甫和李白雖為同時代人（李長杜十一歲），並同為後人所崇仰，但二人際遇不同：李白在世即享大名，而杜甫身後之名雖極彰顯，但在世之名却遠不如李白。元稹（七七九——八三一）作杜子美墓誌銘雖極力揚杜，以為「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註七），但終唐一世杜詩始終未能普遍流傳。在今傳之九種唐人所輯之詩選集（註八）中，除了唐末五代人韋莊所輯之又玄集外，餘皆未選杜詩。所以葉綺蓮在杜工部集源流中說：

「……選詩者（指前所云唐人九種詩選集之編輯者）良莠不齊，不錄杜詩猶有可說；而與杜甫同時之大詩人如李白、高適、岑參、元結等，對杜甫似亦不甚重視。李白、高適於杜詩不讀一詞，唐本事詩載李白譏杜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似亦非空穴來風也。岑參於天寶十一年與杜甫、高適、薛據同遊慈恩寺塔，登高賦詩，題云：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將同遊的杜甫略而不提；……若非杜公當日無藉藉名，何以遭人冷落至此？是以杜公所謂：『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戲為六絕句），『輕薄為文晒未休，爾遭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亦皆有感而發也。」（註九）

杜甫在世時，未能受到應有之重視，容或有幾分可能性；但其後的唐代大詩人如元稹、白居易、韓愈等，對杜詩皆給予極高之評價（註十）。所以杜詩在唐未能廣泛流傳倒是事實，但未受重視則未必盡然。及至宋初，詩風為之一轉，「由綺靡而樸實，由言情轉而言理」（註十一），所以到了宋朝，杜詩的流傳，已日漸普遍，而王洙的杜工部集刊行（一〇三九）後，杜詩更是日益走紅。在此之前，雖已有樊晃輯的杜工部小集（七七九年刊），及鮮為人知的顧陶本、晉開運二年官書本等；但樊晃之小集僅錄二九〇篇，流傳並不

廣；而顧本及晉本更是久已失傳。且在韓人歷代所刊之杜詩中，並無以上三本（詳見肆節），可見三本皆未傳入韓國。而韓人在宋元祐年間，二度由我國購入大批圖書（註十二），（一為高麗宣宗二年，西元一〇八五年；一為宣宗九年，西元一〇九二年），但在五千餘卷的購書目錄中，並無杜詩集在內（註十三）。因而從杜詩流傳不甚普及與韓人購書兩事觀之，似可確認杜詩傳入韓國的時間，當較李丙曦先生所謂六六九年前後為晚。況王珠本之流傳，原本並不十分普遍（註十四）。因而在韓人二度購書時，均未購入杜集。退一步說，容或在此之前，已有若干零星的杜甫詩篇傳入韓國（如高都護驄馬行之類），然恐亦未能形成大氣候也。是以杜詩集可能是在韓人第二次購書（一〇九二）之後，方始傳入韓國，或許更為近實。

在韓人的詩集中，讓我們最早覺到有杜甫味道的作品，當係鄭知常（註十五）（？——一一三五）海東三疊中的結尾——送友人：「雨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綠波」結句「別淚年年添綠波」，係從杜甫「別淚遙添錦水波」（奉寄高常侍）點化而出。而在史料方面，正式公開提及杜甫的最早資料是李仁老（註十六）（一一四六——一二二四）的破閑集：

「自雅歌風亡，詩人皆推杜子美為獨步。」（註十七）

在鄭、李二人之前，很難再找到類似的例子。由此可知，杜詩傳入韓國，並對韓人產生某種程度之影響，時間應該是一〇九二至一一三五之間。也就是在高麗朝初期。到了高麗中葉已經十分普遍；及至高麗末葉，李朝初期，學杜、右杜之風，幾乎彌漫了整個詩壇，蔚成風氣，一時名家如李齊賢（註十八）、李穀（註十九）、李穡（註廿）、柳方善（註廿一）、金宗直（註廿二）等，無一不受杜甫影響。

韓人刊刻工部詩集的工作，應該是在高麗中葉開始的。黎庶昌

在古逸叢書識跋中，已提到草堂詩箋高麗覆刻本的事（註廿三），由於高麗中葉以後，杜甫詩集開始普遍流傳，影響日大，因而造成了麗季末葉及李朝初期的輝煌局面。其後，在各家詩文集及詩話中，已見評論杜詩的文字出現；但韓人註釋及編纂杜詩的工作，却遲至晚近五、六百年才見成績。原因是：我國歷代有關杜詩註釋諸書，雖在麗季中葉已傳入韓國，但韓國在李朝世宗大王以前，一直沿用中國文字，所以韓人閱讀由我國傳入的杜詩註本，毫無困難，無需再加註釋。直到李朝世宗大王時，朝廷一般知識份子開始了民族的覺醒，他們覺得過去太過中國化，甚至連自己的文字都沒有，所以世宗大王才邀集了集賢殿的大學士及一般學者，創制了韓國文字，頒佈天下。其後，韓人漸漸習用自己的文字。這時，學術界才開始注意到對中國文字的註釋工作。這是杜詩註釋工作之所以在李朝世宗大王時展開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為李朝初期，社會動盪不安，李氏朝鮮，頗有意借助我國之儒術，以期導致國家太平。因此大事變革文物制度，以崇儒為首務之急，極力宣揚「忠君憂國」之政治思想。因而處處表現「忠君憂國」思想的杜詩，極為當道所提倡。正祖在杜陸千選的跋文裏頭，就明確的指出：

「（杜甫）跋履山川之間，從容憲度之中，忠君愛國之誠，油然而發於秋興諸作，而不待夫子之筆，能帝蜀而寇魏，則杜子也……。」（註廿四）

同時，從李朝官修的杜詩諺解初刊本，曹偉的序文中，亦可想見一斑：

「……子美生之盛唐，能抉剔障塞，振起頹風，沈鬱頓挫，力去淫艷華靡之習。至於亂離奔竄之際，傷時愛君之言，出於至誠，忠憤激烈，足以聳動百世，其所以感發懲創人者，實與三百篇相為表裏……今是詩也，又因聖上而發揮焉，學詩者苟能模範乎此，臻至無邪之域，以抵三百篇之藩垣，則豈徒制作之

妙，高出百代已耶？我聖上溫柔敦厚之教，亦將陶冶一世，其有補於風化也，爲如何哉……。」

金訢在翻譯杜詩序中，也有相同的議論：

「其（杜甫）愛君憂國之誠，充積於中，而發見於咏歎之餘者，自不容掩。使後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焉，此所以羽翼三百篇，而爲萬代之宗師也。」

由於這種政治上的原因，所以大力提倡杜詩，因而對杜詩的譯註工作，也極爲留意。世宗實錄裏頭說：

「（世宗）命購杜詩諸家註于中外，時令集賢殿，參校杜諸家註譯，會粹爲一，故求購之。」（註廿五）

由於透過政府的力量，大力提倡，因而更促成杜詩的風行。而正祖的嗜杜，影響尤爲深遠。正祖早在太子時期，即主持編纂杜陸千選的工作，十分賣力，甚至連序、跋都要自己親自制定。所以丁若鏞（註廿六）在參與編選工作之餘，不禁吟出「聖人猶好草堂詩」之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這種情形之下，杜詩焉能不普遍而迅速的流傳呢？

到了大韓民國時代，由於西學日盛，時勢所趨，因而杜詩日漸式微。與麗、李兩朝相較，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 貳 杜甫對韓國詩壇的影響

杜詩在韓國流傳的情形，已如前述。其實除了杜甫之外，李白、韓愈、蘇軾等人的詩，也頗爲韓人所喜愛。但在這些詩人當中，尤其以杜甫最受歡迎，流傳最廣，對韓人的影響也最大。韓人李丙疇先生在其「杜詩的比較文學的研究」一書中說：

「漸漸地，杜學的研究風氣盛行起來了，到了麗季時代，更有李齊賢、鄭夢周（註廿七）、李崇仁（註廿八）、李穡等偉大學者，皆受其薰陶。甚至到了朝鮮王朝，情況更積極發展爲」

杜詩在韓國流傳概觀

天下幾人學杜甫，家家戶祝最東方」（註廿九）」（註卅）

又說：

「這種賞杜的風氣，甚至連巷間婦孺們都深受影響，在坐船時，都要背誦幾句『登岳陽樓』詩；到了秋天，大家更是背誦秋興來表示對秋天那種悲涼氣息的感受。因此，雖然杜詩有所謂『元氣渾茫，辭語艱澀』的艱難，但在歷代學者不斷的努力之下，完成了使我們足以爲傲的杜詩諺解，使杜詩終於與我們的語言、文學同時深深地種入我們民族的血液裏。」（註卅一）

從以上兩段話，使我們深深了解，杜詩對韓人影響的深遠。

底下，我們要就杜甫對韓國詩壇的影響，作一全面的觀察。縱觀韓國詩壇，自高麗朝以後的有名詩人，幾乎無一不受杜甫的影響。因而在韓國詩人的作品中，有襲取杜詩的意思，脫化而成的；也有模擬杜詩中的句法而成的；更有直取杜句以入詩的，不一而足。至於和杜韻的詩，更是舉不勝舉；甚至連科學的試題，也都有出自杜詩的。（註卅二）

在韓人的詩文集和詩話中，對杜詩往往給予極高的評價。如高麗朝大學者李仁老就曾說過：

「自雅歌風亡，詩人皆推杜子美爲獨步。」（註卅三）

李奎報（註卅四）也有相同的看法：

「李、杜則其詩如熊臚豹胎，無有不適於人口者。其名固已若雷霆星斗，世無不仰其光，駭其響者。」（註卅五）

李朝時代大詩人丁若鏞，甚至將杜甫比爲詩中孔子：

「後世詩律，當以杜工部爲孔子，蓋其詩之所以冠冕百家者，得三百篇遺意也……。」（註卅六）

又云：

「杜詩用字無跡，看來如自作，細察皆有本，所以爲聖。」（

註卅七)

至於其他詩人，對杜甫推崇之處亦多，以下謹就具有代表性者，摘錄數則：

△崔澗（註卅八）在「益齋西征錄序」中說：

「予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註卅九）

△柳夢寅（註四十）也說：

「詩自先唐以上，止於李、杜。」（註四一）

△張維（註四二）：

「詩至杜少陵，古今能事畢矣。庀材也，極其博；用意也，極其深；造語也，極其變，古今謂胸中無國子監，不可看杜詩，詎不信歟？」（註四三）

△李穡讀杜詩云：

「古今絕唱誰能繼，賸馥殘膏丐後人。」（註四四）

△權輿（註四五）讀杜詩偶題：

「杜甫文章世所宗，一回披讀一開胸……。」（註四六）

△李爾瞻（註四七）：

「少陵文章，渾涵汪洋，包括古今，表裏風雅，真所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也。』蓋其風詠皆出於愛君憂世，忠言義氣，足以激厲千載，自作詩中一史，豈但賸馥殘膏，沾丐後人而已。」（註四八）

又云：

「爲詩不愛杜律者，世未嘗有……。」（註四九）

由於歷代學者對杜詩之評價極高，因而韓人讀杜、學杜的風氣，十分普遍，而且歷久不衰。先看讀杜：

△卡季良（註五十）春雨詩：

「欣欣樹木共芳姿，好雨當春暗有期，潤物無聲真大語，終朝閒詠草堂詩。」（註五一）

△梁慶遇（註五二）載盧守慎讀杜詩事云：

「盧蘇齋守慎，謫珍島十九年，冬則爲窟室而讀書，於書無所不讀，而偏論語及杜詩，至二千周。」（註五三）

△車天略（註五四）在其五山說林草稿中云：

「尹相公相年，先君癸卯年同榜也，有詩鑑，見先君一律云：『君應讀盛唐詩，必老杜也。』先君曰：『然，余方致力於杜，盛唐音律，必讀杜詩。』」

△權輿詩酒歌云：

「……岑生在吾左，杜子在吾右……。」（註五五）

其餘詩家，有關於類讀杜詩之紀錄，不下百十則，文繁不再贅引。韓人詩文集中，亦多有勉人學杜或自家學杜之記載，節錄數則如下：

△李植（註五六）在其學詩準的中說：

「杜詩變體，性情詞意，古今爲最。紀行及吏、別等作，分明可愛者，不可不熟讀摹襲，以爲準的。」（註五七）

又說：

「余兒時無師友，先讀杜詩，次及蘇、黃、瀛奎律髓諸作。習作數千首，路脈已差，然後欲學選詩唐音，而菁華已耗，不能學，又不敢捨杜少陵而學唐，故持疑未決。四十以後，得胡元瑞詩數，然後知學詩不必專門，先學古詩、唐詩，歸宿於杜。」（註五八）

△有東方之儒宗之稱的李朝大理學家李退溪（註五九），學詩也是從杜甫入手。退溪言行錄中云：

「……爲詩清嚴簡潔，類其爲人，少嘗學杜詩……。」

△梁慶遇霽湖集云：

「盧蘇齋五言律酷似杜法，一字一語，皆從杜出。」（註六十）

△申緯（註六一）亦有詩云：

「……杜蘇光燄放萬丈，學詩誰不仰山高。」（註六二）

由於韓人對杜詩之評價極高，因而導致讀杜、學杜的熱潮。而韓人學杜，不外襲意和襲句，偶而也有直取杜句以入詩的。先就襲意方面看，所謂襲意是指：他們的詩，擺脫杜句的文字，而詩中主旨皆從杜出。請看下面的資料：

△「金員外克己醉時謂：『釣必連海上之六鰲，射必落日中之九鳥；六鰲動兮魚龍震盪，九鳥出兮草木焦枯；男兒要自立奇節，弱羽織鱗安足誅。』語甚豪壯挺傑，其意本少陵『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註六三）」（註六四）

△李文順賦辟寒犀（註六五）詩云：

「羅綺香薰暖似春，君王猶愛辟寒珍，人間臘雪盈三尺，白屋那無凍死民。」本少陵「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註六六）意。

△「宮殿朝謁之類，詩家多用富貴綺麗之語，如老杜早朝大明宮，岑參、賈至之徒，和者非一，皆極艷麗，無爐頭寒乞之聲。牧隱天壽節入朝大明殿詩：『大闢明堂曉色寒，旌旗高拂玉闌干，雲開室坐聞天語，春滿金卮奉聖權，六合一家堯日月，三呼萬歲漢衣冠，不知身世今安在？疑是青冥控紫鸞……』蓋有得於杜，賈諸公餘賸矣。」（註六七）

△孤山尹善道（註六八）短歌「夢天謠三章」後題云：「魏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毅，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杜子美詩曰：『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世，不忍便永訣』（註六九）夫我咨咨咏歎之餘，不覺其發於聲而長言之，豈無同學，至嗟之譏。子曰何其，言之諒也。然而自不能己者，是誠所

杜詩在韓國流傳概觀

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也。」（註六九）足見其「夢天謠」之主旨，實本少陵「致君堯舜上」之用心。

△權輿「切切何切切」詩（註七十）實本少陵石壕吏意。

△柳方善古柏詩：「獨立空原老幹長，天生異物豈尋常，寧將艷態爭桃李，但保貞心傲雪霜，寒色肯移千載翠？疏陰不變四時涼，莫言材大終難用，會入明堂作棟樑。」（註七一）本少陵古柏立意。

此外，像李翔（註七二）的遠征行（註七三）意本少陵之兵車行；催租吏（註七四），意本少陵之石壕吏。丁若鏞亦本少陵三吏、三別作石隅別，沙坪別、花潭別（註七五）及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註七六）。

其次，再就襲句方面看。所謂襲句，是指摹擬杜詩的詞彙或句法以成詩。亦舉數例如下：

△「詩不蹈襲，古人所難。李文順平生自謂『擺落陳腐，自出機杼，如犯古語，死且避之。』然有句云：『黃稻日肥鷄鷺喜，碧梧秋老鳳凰愁（註七七）』，用少陵『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之句……以李高才尚如是，況不及李者呼。」（註七八）

△「老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六五帝，四三王之語，金久同送僧詩：『道已雙支遁，詩能兩香權』，摹擬太過，真所謂屋上架屋也。」（註七九）

△鄭知常送友人詩云：「雨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綠波。」實係襲自少陵「別淚遙添錦水波」（註八十）句。

△金壽長（註八一）的醉樂辭說：「……吳楚東南日夜浮……」（註八二）明顯的襲自少陵「登岳陽樓」的「吳楚東南圻，乾乾日夜浮」句。

△盧蘇齋五言律酷類杜法，一字一語，皆從杜出，其『詩書禮樂未，四十九年非』之句，世皆傳誦，實出於老杜（註八三）。

（註八四）

△權輿重陽詩：「酒從前夜熟，菊是故園香」（註八五）襲自少陵「月夜憶舍弟」之「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句。

△李建昌（註八六）送鄭丙朝赴關北之餞行詩云：「薔薇晚架拈山石，翡翠春叢擎海鯨」（註八七），襲自少陵戲爲六絕句：「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擎鯨魚碧海」句。

△黃玟（註八八）和小川論詩六絕之五：「問渠底癖耽佳句，語不驚人定不傳」（註八九）明顯襲自少陵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之「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句。

此外，申光洙之登岳樓歎關山戎馬（註九十）詩共四十四句，幾全襲自杜詩中的二、三字或四、五字以成句，文長不便贅引，特附於註文中以備參考。

除了襲意、襲句之外，更有直取杜句以入詩的。這種情形，在韓人的雜歌（註九一）中尤爲普遍，而麗、李兩朝詩人，也不乏這類作品：

△雜歌江湖別曲：「……隔岸前村兩三家，返照入江翻石壁」，直取少陵「返照」句。

△雜歌說鳥：「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咕咕聲。」直取少陵「題張氏隱居二首」句。

△雜歌申請歌：「……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直取少陵「登高」句。

△雜歌孤獨歌：「……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直取少陵「洗兵馬」句。

△盧守慎（註九二）人日詩：「未有不陰時，其惟杜子知……。」（註九三）直取少陵「人日二首」句。

△高敬命（註九四）集杜詩：「不見李生久，涼風起天末，交遊颯向盡，寄書長不達。」又「方丈三韓外，因人作遠遊，扁舟從此去，東盡白雲求。」（註九五）全襲杜句以成詩。

△安致英（註九六）梅花歌：「巡簷索共梅花笑，暗香浮動月昏昏。」（註九七）首句直取少陵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至嘉陵喜寄三首之一句。

△申緯「余一生詩盟，在由蘇入杜，而尹竹史既望無月之什，與余詩盟不謀而同，可喜其詩盟之又與我敦也；爲用原韻答之一詩云：「……堪嘆稷禹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註九八）直取少陵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句。

類此之例仍多，不再贅引。

次和杜韻的作品，遠在麗季初期即已有之，及至李朝，更爲普遍，限於篇幅，不能多引，謹列數則，以備參考：

△李奎報：辛酉五月，草堂端居無事，掃地之暇，讀杜詩成都草堂詩韻，書閑適之樂五首，（註九九）次和少陵將赴成都草堂先寄嚴鄭公五首。

△金宗直：春塘用工部韻賀雨次韻二首（註一〇〇），次和少陵春夜喜雨詩。

△鄭澈（註一〇一）：次老杜韻（註一〇二），次和少陵遣愁詩。

△崔岾（註一〇三）：九日次杜韻（註一〇四），次和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且其所著簡易集中，次杜韻者達二十五篇之多。

△車天輅：八月十七日晨坐用老杜秦州雜詩韻十五首（註一〇五），次和少陵秦州雜詩二十首韻。

△李植：次老杜客從韻二首（註一〇六），次和少陵客從詩。

△金昌協（註一〇七）：還山馬上，偶讀杜詩，令崇兒次之，仍自賦（註一〇八），次和少陵赤谷西崦人家韻。

△丁若鏞：春州紀行和杜詩十二首（註一〇九），並有序云：「昔杜甫入蜀，有古詩十二首，春州者，我邦之成都也，山陰江濤若相似然故次和之。」此外，在其所著與猶堂全書中，另有和杜韻詩五十篇之多。

各家次杜之作，以秋興八首和韻爲最多，如丁若鏞有秋興八首次杜韻（註一一〇），金尙憲（註一一一）有次秋興八首（註一一二），金昌翁（註一一三）有秋興八首用杜韻（註一一四），張維有次杜陵秋興八首韻（註一一五），可見韓人次和杜韻之風氣極盛。

由前引各例，足見韓國詩壇受杜詩影響之大，無容置疑。且韓人之詩文集，詩話，不下數百種，其中論及韓詩人讀杜、學杜及頌杜者，必不在少，惜未能遍讀耳。恐杜甫對韓國詩壇之影響，尙不止於此也。

### 參 韓人註釋編纂及評論杜詩之書目

韓人刊刻工部詩集的工作，早在高麗中葉卽已開始；其後，在名家詩文集及詩話中，已見評論杜詩的文字出現；但韓人註釋及編纂杜詩的工作，却遲至晚近四、五百年才見成績，其原因於前節已有詳論，不再贅述。就韓人歷代註釋及編纂之杜詩來看，絕大多數是官修本，私人編註者極少；至於評論部份，則多散見於私人著述之詩文集及詩話之中。茲分述如下：

#### (甲) 專 書 類

##### (一) 官修本

##### △纂註分類杜詩二十六卷

這是韓國人註釋的第一本杜詩。在高麗時代，韓人曾據元、高楚芳所編之纂註分類杜詩加以覆刻，在付梓前，曾作詳細之校讎，在校讎時，發現原本註文多有誤謬和未備處，乃遠赴我國

杜詩在韓國流傳概觀

蒐集各種杜詩註本（註一一六），加以補正，乃於李朝世宗二十年（一四三八），以新鑄甲寅銅鑄字刊印成冊。從世宗至孝宗二百餘年之間，或以銅鑄字；或以木活字；或以木刻板，五度刊行：

(1) 世宗二十年（一四三八）有甲寅銅鑄字本之刊行，後附有金濱跋文。

(2) 成宗十六年（一四八五）有甲辰銅鑄字本刊行。後附金宗直「新鑄字跋」。

(3) 中宗十年（一五一六）有丙子銅鑄字本刊行。有二種刊本。

(4) 光海君七年（一六一五）有木活字本（或稱訓練都監字本）刊行。後附李爾瞻之跋文。另附杜工部文集二卷，共三十八卷。

(5) 孝宗朝（約一六五九）有木刻本刊行。有數種版本。

△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亦稱杜詩諺解）

這是韓人傾全力去註釋和翻譯杜詩的空前鉅著。從端宗三年（一四五五）至成宗十二年（一四八一），前後經過了二十六年才完成的。當時對杜詩極有研究的一流學者如柳方善、義砮（註一一七）、柳允謙（註一一八）、柳休後（註一一九）、曹緯及金訢等人，都被徵詔前往參與此一工作。爲求盡善盡美，當時曾廣蒐海內外之杜詩註本，詳加校訂。曹偉在杜詩諺解初刊本序文中說：

「……成化辛丑秋，上命弘文館典翰臣柳元謙等，若曰：『杜詩諸家之註詳矣，然會箋（註一一九）繁而失之謬；須溪（註一二〇）簡而失之略，衆悅紛紜，互相抵牾，不可不研覈而一，爾其纂之。』於是廣摭諸註，芟繁釐枉，地里人物，字義之難解者，逐節略疏，以便考閱，又以諺語譯其意旨，向之所謂艱澀者，一覽瞭然……。」

可見其態度之嚴謹。

此書以杜工部草堂詩箋，宋蔡夢弼會箋；集千家註評點杜工部詩集、宋劉須溪評點；纂註分類杜詩，元高楚芳編輯；及世宗朝所刊行的纂註分類杜詩爲藍本，旁及諸家之註，並以韓文諺語譯之而成。這本書現在成了韓人研究杜詩的必備課本，對韓人的影響極大。

杜詩諺解有兩種版本：

(1)成宗十二年（一四八一）有乙亥銅鑄字本，附曹偉序文及金訥的翻譯杜詩序。稱杜詩諺解初刊本。

(2)仁祖十年（一六三二）有木刻本，附張維序文。稱杜詩諺解重刊本。有數種版本。

初刊本現已殘缺不全，故有通文館一九五七年景印初刊殘本之刊行，唯景印本僅得原書十卷（註一二一），至可惜也。

△須溪先生批點杜工部七言律詩一卷

此書係從集千家註評點杜工部詩集蘇城杜啓集註本中，抽出七律部份編成的，刊行年代不詳，但就該書以乙亥銅鑄字刊印推算，其刊行年代當在端宗至成宗之間（約當西紀一四五二至一四六九之間），附蘇城、杜啓原序。

△杜律分韻五卷

這是當時的摘文院和考文館，奉正祖之命，依韻分類釐校而成的。全書五卷，分乾、坤二冊，前有正祖序文。於正祖十九年（一七九五）著手整理，至正祖二十二年（一七九八）以乙卯銅鑄字刊行。有大、中、小三種版本。有八種刊本。

韓人以杜詩過於深奧難求，所以提倡「由陸入杜」，因此此書雖名爲杜律分韻，但實際上所選陸游的詩，其份量遠在杜詩之上。該書跋文有這樣一段話：

「上嘗教曰……詩教弛而求三百篇遺意於後世能言之士，

惟杜甫、陸游近之，律尤其聖也。今所以表章二子，蓋欲矜俗矯時，反之詩樂之正也。命詞臣，集于摘文院、考文館，分掌釐校、以韻類編，杜凡七百七十七首，陸凡四千八百七十五首。內閣所藏活字，皆本於世宗甲寅（一四三四）字，上之甲寅，重印三經、四書大全，乙卯（一七九五）又範銅三十萬字，名曰生生字，用是字，印是編。」

此書之內容，及其編印之旨意，都可從這段跋文中看出。

△杜陸千選八卷

由杜律分韻和杜陸千選這兩部書的刊行，足可看出韓人「由陸入杜」的主張。杜陸千選係正祖所御選的，杜、陸各選律詩五百首，杜選五律三八〇首，七律一二〇首；陸選五律一四〇首，七律三六〇首。

此書於正祖二十三年（一七九九）以丁酉銅鑄字刊行，首有正祖御序，分四冊，有大、中二種刊本。

△杜陸分韻八卷

此書於正祖二十二年（一七九八）以丁酉銅鑄字刊行，另有四種木活字本。

△三大家詩集二十二卷

正祖六年（一七八二）以韓構銅鑄字刊行，前有正祖御序。並附唐書杜工部本傳及杜詩總評。另有木活字本，附金堦序文。所謂三大家，是指李白、杜甫和韓愈。

△杜律虞註二卷（或稱虞註杜律）

此書以明刊本杜工部七言律詩，虞伯生註爲底本，並按杜詩諺解體例，重行分類，初刊本附金堦之跋文。於成宗二年（一四七一）以木刻本刊行。此書流通頗廣，有十種版本之多，韓末並有木活字本。其後之重刊本另附楊士奇序，林靖後序，胡澐序及黃淮後序。



## (二)私家編註本

###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二十六卷

此書係韓國私人著述有關杜詩的第一本專著，作者係有「東方杜少陵」之稱的李澤堂植。全書共廿六卷。其體例爲：先錄杜詩句，於句下以小字抄引蔡夢弼、王洙等諸家註，而在註文後加上自己的批解。在正文之前，附有李植原序及李箕鎮的序文，新唐書杜工部本傳，及王淇、王安石、黃山谷、蔡夢弼和嚴滄浪等人對杜詩之評論。稿成於仁祖十八年（一六四〇），但只作家傳，一直沒有付梓。過了將近百年，到了英祖十五年（一七三九）才由其曾孫慶尙道觀察使李箕鎮刻版傳世。但在李箕鎮付梓前，曾對澤堂原著有所增刪。李箕鎮在杜詩批解序文中說：

「……顧批解藏在中衍久矣。從祖畏齋公嘗欲鈔梓，以廣其傳，而不果焉。余小子忝按嶺泉，始營斯役……編次則依唐本（註一二二），箋註則主鄉本（註一二三），而其箋註取捨，一從先生點抹，或引喻煩復，無關於考據者，益加刪節，以從簡；若先生前註中，有可以補後註闕略者，輒敢收入；一事兩解，可相發明者，亦並存……。」

這段話，不但說明了「杜詩批解」由成書以至付梓的經過，同時也明白指出李箕鎮增刪此書的事實。

### △杜詩諺解批註一冊

作者李丙疇博士，現爲東國大學教授兼教養學部長，爲現代韓國研究杜甫之權威學者，所著有關杜詩之專書及論文，不下十餘種，均極有見地，實不可多得之杜癡學者。

此書爲一九五八年由漢城市通文館出版的鉛印本，首有唐詩概說，次附杜少陵管窺，及杜詩諺解題；末附杜甫作品年譜，讀杜年表，讀杜地圖等。一九七〇年有補訂本。

## 杜詩在韓國流傳概觀

### △杜詩諺解抄一冊

李丙疇編校，一九六二年探求堂出版，另有一九六三年再版本。

### △杜詩諺解索引一冊

李丙疇編校，據杜詩諺解殘卷景印本編訂。一九六六年以油印本刊行。

### △杜詩研究一冊

李丙疇著，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探求堂鉛印本。

### △杜詩諺解的國語學的研究一冊

全在昊著，有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通文館鉛印本，及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三友社鉛印本兩種。案：此書重點不在杜詩，而在韓國國語學之研究。

### △杜詩的比較文學的研究一冊

李丙疇著，一九七六年五月，亞細亞文化社出版鉛印本。該書以韓、中、英三國文字寫作。中文部份題名爲韓國之杜詩，曾發表於大陸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五期，頁（一三九——一四二）。篇末附韓文書寫：李杜優劣論的索隱。

## (乙) 論 文 類

### △杜詩諺解題

李丙疇著，東國文學創刊號頁一八二——二〇二，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東國大學校出版。

### △杜詩檀城傳來的時期及諺解的失誤

徐首生著，韓國語文學會語文學十二號頁一——十一，一九六五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 △杜詩之東漸

李丙疇著，異河陶先生華甲紀念論文集頁三四九——三六〇，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八日出版。案：該文會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發表於我國之大陸雜誌二十二卷第五期。

△讀杜詩論

李丙疇著，東岳語文論集，第六集，頁九——二四，一九六九年十月卅日，東國大學出版。

△讀杜詩說

李丙疇著，東岳語文論集，第七、八集，頁一——八，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東國大學出版。

△杜甫詩研究

李丙疇著，東岳語文論集，第九集，頁一——一四二，一九七一年三月卅日，東國大學出版。

(丙) 短評類

有關杜詩的短評散論，在韓人的詩文集及詩話中，屢見不鮮，且數量極為可觀，滋謹就較為著名的幾種，例舉如下，並各錄一則：

△東人詩話

「洞庭巴陵，天下壯觀，騷人墨客，題吟者多……然不若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又不若少陵『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此老胸中藏幾個雲夢歟！」

△退溪先生言行錄

「杜『哀江頭』詩：『江水流花豈終極』，言有情者，有淚以沾臆，猶可以自洩；彼江水江花之無情者，初無淚霑之洩哀，悲恨之意，豈有終極？猶『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類，因人心之甚悲，而備無心之物，以極言之耳。」

△東文選

「子美之所以集大成也，精深而妙麗，豪縱而不羈。」

△五山說林草稿

「老杜『杜鵑行』：『業工窺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注不釋，余昔少時，曾見一書，杜鵑雛曰『業工』，今不記出自何書也。」

△星湖僊說

「杜詩『杜鵑行』：『業工窺伏深樹裏』，『業工』蓋一字疊書，只加兩點，如工字樣，此所以傳訛也。『業業』即恐懼之義也。車王輅『五山說林』，業工杜鵑雛也，少時曾見一書，今不記。可笑。今事文類聚作『業業』。」

△稗官雜記

「不分二字，中國方言也。分與噴同，不分即怒也。猶言未噴其怒，而含蓄其怒也。老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生憎即憎也，亦方言也。『不分』即方言，故以「生憎」對之。」

△遺閑雜錄

「余少時，士子學習古詩者，皆讀韓詩、東坡，其來古矣。近年士子以韓、蘇為格卑，乃取李、杜詩讀之。」

△破閑集

「自雅歌風亡，詩人皆推杜子美為獨步。」

△於于集

「詩自先唐以上，止於李、杜，下及於黃。」

△澤堂集

「杜詩變體，性情詞意，古今為最，紀行及吏、別等作，分明可愛者，不可不熟讀摹襲，以為準的。其大篇如八哀作，非學富才博不可學。」

△谿谷漫筆

「詩至杜少陵，古今能事畢矣……。」

△與猶堂全書

「杜詩用字無跡，看來如自作，細察皆有本，所以爲聖。」

## 肆 韓人歷代刊刻之工部詩集

(甲)據中國本覆刻者：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杜工部詩史補遺十卷 木刻本

據宋嘉泰四年(一一〇四)蔡夢弼會箋、魯豈編次本覆刻。有

高麗及朝鮮王朝兩種覆刻本。清黎庶昌在古逸叢書識跋云：

「予所收草堂詩箋，有南宋、高麗二本。宋本闕補遺外集

十一卷，今據以覆本者，四十卷，南宋本；後十一卷，高麗本。兩本具多模糊，而高麗本，刻尤粗率，然頗有校正

宋版處。」

可見高麗覆刻本實有補遺，而非僅草堂詩箋四十卷而已。刊年

不詳。現僅存殘本。

△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十卷 木刻本

據宋嘉定九年(一二一六)黃鶴集註，蔡夢弼校正本覆刻。有

高麗及朝鮮王朝兩種覆刻本。刊年不詳，現僅存殘卷。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附文集二卷 木刻本

據宋寧宗時徐居仁編次，黃鶴補註本覆刻。有朝鮮王朝覆刻本

。刊年不詳，現僅存殘卷。

△纂註分類杜詩二十六卷 銅鑄字本，亦有木刻本及木活字本

據元高楚芳所編之纂註分類杜詩木覆刻，唯頗有增補訂正處。

該書在韓有五種刊本，詳見前節，不再贅述。

△須溪先生批點杜工部七言律詩一卷 銅鑄字本 亦有木活字本

據蘇城、杜啓註本刊行，附蘇城、杜啓原序。

△虞註杜律(七言)二卷 木刻本 亦有木活字本

據元虞伯生註本，李朝成宗二年(一四七一)木刻本印行。案

：此書在韓之學者間流通頗廣，有八種版本。

△趙註杜律(五言)二卷 木刻本

據明趙仿註本覆刻。

△讀杜詩愚得十八卷 銅、木活字混合本

據明單復本、於燕山七年(一五〇一)以銅、木二活字混合刊

印。有二種本。

△杜工部分類五言律詩二卷 木刻本

據明趙仿註本覆刻，大字本，無註文。

△杜律二卷 木刻本

據元虞伯生及明趙仿兩註本要刻，大字本，無註文。

△杜律一卷 木刻巾箱本

據虞註杜律本覆刻，無註文。

(乙)據韓人編註本而刊刻景印者：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二十六卷 木刻本

韓人李植撰。李朝仁祖十八年(一六四〇)編，李植曾孫李箕

鎮於英祖十五年(一七三九)年刊行。詳見前節。

△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韓人通稱杜詩諺解) 銅鑄字本 亦

有木刻本。

此書據我國多種註本編排分類而成，並以韓文諺語譯之。爲現

代韓人研究杜詩之必備課本。有成宗年間銅鑄字初刊本及仁祖

年間木刻重刊本。詳見前節。

△三大家詩集二十二卷 銅鑄字本 亦有木活字本

李朝正祖六年(一七八二)以銅鑄字刊行。三大家指李白、杜

甫、韓愈。詳見前節。

△杜律分韻五卷 銅鑄字本

李朝正祖二十二年(一七九八)以銅鑄字刊行。詳見前節。

△杜陸分韻八卷 銅鑄字本 亦有木活字本

李朝正祖二十二年（一七九八）以銅鑄字刊行。

△杜陸千選八卷 銅鑄字本

李朝正祖二十三年（一七九九）以銅鑄字刊行。

註一：韓國文字是在李朝世宗大王廿八年（一四四六）九月頒布的。當時由成三問、朴彭年、申叔舟、鄭麟趾等卓越的學者們協助世宗大王，在世宗大王廿五年，於宮中特設諺文廳，經三年多，嘔心咯血制訂成的。世宗大王廿八年九月，實以訓民正音之名，公諸百姓，即為今日韓人用以書寫的韓文。

註二：見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國史大觀，第二編，上代史第十三章，新羅文化的瀾漫及其政治變遷中云：「新羅文人留學唐國，並於該地得中科舉的，前後計達五十八人。」

註三：羅香林先生在東方雜誌復刊第一卷第四期頁五十一—五十五所發表之唐詩的傳播於韓國，對此一問題有詳細的說明。

註四：太平頌：「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兩施，理物體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旣赫赫，鉦鼓何煌煌。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十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轉引自李迺揚撰韓國通史第一編第六章）

註五：見唐會要卷九十五新羅國條。

註六：見大陸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五期頁一三九。

註七：見元禎撰杜子美墓誌銘。

註八：唐人所輯之九種詩選集為：殷璠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芮挺章國秀集、元結篋中集、令狐楚御覽詩集、姚合極玄集、韋莊又玄集、韋毅才調集及無名氏搜玉集。

註九：見書目季刊。

註十：元禎於杜子美墓誌銘中，對杜有極高評價；白居易於與元九書中，也提到：「……詩之豪者，世稱李、杜……。」；韓愈更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句。

註十一：見註九。

註十二：見高麗史卷十宣宗八年條。

註十三：見註十二。

註十四：葉綺蓮杜工部集源流說：「……劉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五二）亦曾蒐輯杜詩，劉敞所編杜子美外集五卷，乃自王二十所藏杜詩外集及吳生借本所輯出者。

王安石於皇祐壬辰（一〇五二）編老杜詩後集，輯得逸自洗兵馬以下二百餘篇。二人所編皆非杜公全集，乃輯逸之作也。然二人似皆未見王洙所編，故其所輯與王洙本書有重複之處。」足見王洙在當時流傳並不廣，不然，何以連劉敞、王安石等人都未見到呢？

註十五：鄭知常（？—一一三五）高麗宣宗朝作家。少聰穎過人，其後，在詩壇上頗具名聲，與金富弼不分上下，慵齋叢話評鄭、金二人說：「金富弼能瞻而不華，鄭知常能瞻而不揚。」

註十六：李仁老（一一四六—一一二四）字眉叟，明宗十年中「魁科」，遂以「書記官」名義派赴中國，返韓後，與林椿、吳世才、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組織「竹林高會」。著作有銀台集廿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閑集三卷。今僅存破閑集。

註十七：見破閑集卷中。

註十八：李齊賢（一一八七—一三六七）字仲思，號益齋。十五歲即「成均試」合格，著有益齋亂稿、襟翁神說。

註十九：李毅（一一九八—一一三五）字仲父，號稼亭，韓山人。著有稼亭集等。

註二十：李穡（一三二八——一三九六）字穎敘，號牧隱、稼亭之子。十四歲即考取「成均試」。後入元留學，中元朝科舉第二甲第二名，旋為元朝任命為翰林文學承仕郎同知製誥兼國史編修官，歸國後歷任要職。為高麗末期極重要之作家。李氏朝鮮初期的文學家，幾乎全受到他的啓發。由於他的嗜杜，因而使得李朝初期的詩壇，幾全為杜詩所籠罩。著有牧隱詩稿等。

註廿一：柳方善（一三八八——一四四三）字子繼，號泰齋，瑞山人。係李朝初年極有名的詩人，精通杜詩。成覲在慵齋叢話裡頭說：「斯文柳休後，與其從弟柳允謙亨叟、精讀杜詩，一時無比，皆受業於泰齋先生。泰齋在當時雖以文章著名，但緣父罪禁錮終身，至可惜也。著有泰齋集等。」

註廿二：金宗直（一四三一——一四九二）字孝溫，號佔畢齋、善山人。著有佔畢齋集、東文粹、青丘風雅等。

註廿三：清黎庶昌古逸叢書識跋：「予所收草堂詩箋，有南宋高麗兩本，宋本補遺外集十一卷，今據以覆本者，四十卷、南宋本；後十一卷，闕高麗本。兩本具多模糊，而高麗本刻尤粗率，然頗有校正宋版處。」

註廿四：見李朝正祖所著之弘齋全書。

註廿五：見李朝世宗實錄卷一。

註廿六：丁若鏞（一七六一——一八三六）字美庸，號茶山，羅州人。為李朝末年極有名的大哲學家兼詩人，韓人譽之為「東方的朱熹」。著有與猶堂全書等。

註廿七：鄭夢周（一三三七——一三九一）字達可，號圃隱，迎日人。為高麗末期詩人，著有圃隱集等。

註廿八：李崇仁（不詳），為高麗末朝詩人。

註廿九：見申緯所撰警修堂手稿卷五十六東人論詩絕句第二十四首。

註三十：見杜詩的比較文學的研究（一九七六年五月，韓國漢城市亞細文化社發行）頁五十八。

註卅一：同註三十頁八十二。

註卅二：同註三十頁七十四：「……更何況『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過去也曾多次出過科題，為膾炙人口的句子」。案：韓人在高麗光宗九年（九五八），科舉試中已列入「詩賦」一課，李文所謂科題，疑係指「詩賦」一課之科題。

註卅三：見李仁老著破閑集卷中。

註卅四：李奎報（一一六八——一二四一）字春卿，號白雲。琴、詩、酒具其最大嗜好，自號三酷好先生。明宗二十年科舉及第，才氣橫溢，遍覽經史，晚年頗好佛。著有東國李相國集、白雲小說等。

註卅五：見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中之唐書杜甫傳史臣贊議一文。

註卅六：見丁若鏞著與猶堂全書詩文集書卷廿一，又示家兒。

註卅七：同註卅六。

註卅八：崔濯（一二八七——一三四〇）為高麗中末葉之交的大文學家。

註卅九：見東文選卷八十四序篇。

註四〇：柳夢寅（一五五八——一六二八）字叔文，號良齋，又號於于。著有於于遺稿、於于集、於于野談等書。

註四一：見於于集卷六。

註四二：張維（一五八七——一六三八）字持國，號谿谷，德水人。是李朝中葉的大文學家，精於杜詩，重刊杜詩有張維之序文。

註四三：節錄張維之重刊杜詩諺解序文，見谿谷漫筆卷一。

註四四：見李穡著牧隱詩稿卷八。

註四五：權禪（一五七二——一六一二）字汝章，號石洲。為人性善良，無意於仕官，故終身不應舉試。喜刺時政得失，被光海君流放朔方，著有石洲集等。

註四六：見石洲集卷二。

註四七：李爾瞻，李朝光海君時人，生卒年不詳。光海君重刊纂註分類杜詩，前附李爾瞻跋文，謀叛後，削去跋文。

註四八：見光海君七年重刊纂註分類杜詩跋文。

註四九：同註四十八。

註五〇：卡季良（一三六九——一四三〇）字巨卿，號春亭，密陽人。李朝初年大文學家，詩、文具皆擅長，時一切外交與官中、府中之大辭命皆出其手。著有春亭集。

註五一：見春亭集卷一。

註五二：梁慶遇，李朝中葉時人，著有霽湖集。

註五三：見梁慶遇著霽湖集詩話卷六。

註五四：車天輅（一五五九——一六一五）字復元，號五山，延城人。因其隱居於五冠山下，故號五山。父車軾、弟車雲輅俱有詩名，韓人以之比美三蘇。著有五山說林草稿、五山集等。

註五五：見權輶著石洲卷二。

註五六：李植（一五八四——一六四七）字汝國，號澤堂，德水人。曾祖李荇、叔父李安訥皆有文名，為名門之後，家學淵源，就於杜詩，著有纂註分類杜詩澤風堂批解、澤堂集、續集等。

註五七：見李植著澤堂集卷十四，學詩準的。

註五八：同註五十七。

註五九：李滉（一五〇一——一五七〇）字退溪。為韓國理學之最高權威者，有東方夫子之稱。其文學亦獨成一家。

註六〇：見梁慶遇著霽湖集詩話卷六。

註六一：申緯（一七六九——一八四七）字漢叟、號紫霞，平山人。詩、書、畫三絕。與清人翁覃溪等江南名士交，故深受清朝詩風之影響。著有警修堂全稿等。

註六二：見申緯著警修堂全稿卷八十一。

註六三：見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五。

註六四：轉引自徐居正（一五三四——一五九一）所撰東人詩話卷上。

註六五：見東國李相國集卷十三。

註六六：見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註六七：同註六十四。

註六八：尹善道（一五八七——一六七二）號孤山。光海君政亂時，極疏抗言，竄逐於慶源，仁祖反正時被放釋。著有孤山遺稿等。

註六九：見尹善道著孤山遺稿卷六別集下。

註七〇：見權輶著石洲集卷一。

註七一：見柳方善著泰齋集卷三。

註七二：李翔（一六二〇——一六九〇）字雲華，號打愚，牛峰人。著有打愚遺稿。

註七三：見李翔著打愚遺稿卷一。

註七四：與註七三同。

註七五：見丁若鏞著與猶堂全書卷四。

註七六：見丁若鏞著與猶堂全書卷五。

註七七：見李奎報著東國李相國集卷十。

註七八：與註六四同。

註七九：與註六四同。

註八〇：杜甫奉寄高常侍。

註八一：金壽長，李朝肅宗十六年生，卒年不詳，享年約八十餘歲。編有海東歌謠。其作品亦多見於海東歌謠中。

註八二：見金壽長編之海東歌謠。

註八三：杜甫月三首之二。

註八四：轉引自梁慶遇著霽湖集詩話卷六。

註八五：見權輶著石洲集卷二。

註八六：李建昌（一八五二——一八九二），著有明美堂集。

註八七：見李建昌著明美堂集卷四。

註八八：黃玟（一八五五——一九一〇）字雲卿，號梅泉，長水人。著有梅泉詩集。

梅泉詩集。

註八九：見黃玟著梅泉詩集卷一。

註九〇：申光洙登岳陽樓歎關山戎馬：「秋江寂寞魚龍心，人在西風仲宣樓。梅花萬國聽暮笛，桃竹殘年隨白鷗。烏密落照倚樞恨，直此

兵塵何日休。春花故國淚後後，何處江山非我愁。新蒲細柳曲江苑，玉露青楓夔子州。青袍一上萬里船，洞庭如天波始秋。無邊楚色七百里，自古高樓湖上浮。秋聲徒倚落木天，眼力初窮青草洲。風煙非不滿目來，不幸東南漂泊游。中原幾處戰鼓多，巨甫先爲天下憂。青山白水寡婦哭，首宿葡萄胡騎歌。開元花鳥鎖繡嶺，泣聽江南紅豈誼。西垣梧竹舊拾遺，楚戶霜砧砧白頭。蕭蕭孤棹犯百蠻，百年生涯三峽舟。風塵弟妹淚欲枯，湖海親朋書不投。如萍天地此樓高，亂代登臨悲楚囚。西京萬事奕棋場，北望黃屋平安不。巴陵春酒不成醉，錦囊無心風物收。朝宗江漢此何地。等閒瀟湘樓下流。蛟龍在水虎在山，青瑣朝班年幾周，君山元氣莽蒼邊，一簾斜陽不滿鈎。三聲楚猿喚愁生，眼穿京華倚斗牛。」

註九一：這是李朝時代的一種詩歌，類似我國的打油詩和集句詩，雜歌中的句子，多係直取古人佳句以入詩，亦有將古人佳句稍稍更改而成者。作者皆不可攷，以其無甚文學價值故也。

註九二：盧守慎（一五一五——一五九〇）字寡悔，號蘇齋，光山人。著有蘇齋集等。

註九三：見盧守慎著蘇齋集卷三。

註九四：高敬命（一五三三——一五九三）字耳順，號舜峰，長與人。著有舜峰集等。

註九五：見高敬命著舜峰集卷四。

註九六：安致英李朝中葉人，字聖武，號周翁。編有歌曲源流，歌曲源流中錄其自作二十六首。

註九七：「暗香浮動月黃昏」句，係襲自林逋（和靖）之梅花詩句。

註九八：見申緯著警修堂全稿卷八十。

註九九：見李奎報著東國李相國集卷十。

註一〇〇：見金宗直著佔畢齋集卷七。

註一〇一：鄭徹（一五三六——一五九三），字季涵，號松江，延日人。十

七歲文科及第，時朝廷有東、西兩派之爭，松江於不自覺間成爲西派人物，自此過著出仕、流配、隱居等反覆不已之生活。著有關東別曲、星山別曲及松江原集等。

註一〇二：見鄭徹著松江原集卷一。

註一〇三：崔崑（一五三九——一六一二），字立之，號簡易，通川人。在宣祖朝蔚然群起的文士中，可說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著有簡易集等。

註一〇四：見崔崑著簡易集卷六。

註一〇五：見車天輅著五山集卷一。

註一〇六：見李植著澤堂集續集卷一。

註一〇七：金昌協（一六五一——一七〇八），字仲和，號農巖，安東人。著有農巖集等。

註一〇八：見金昌協著農巖集卷四。

註一〇九：見丁若鏞著與猶堂全書卷七。

註一一〇：同註一〇九卷二。

註一一一：金尙憲（一五七〇——一六五二）字叔度，號清陰，爲人剛毅清直，甚有詩名，其詩傳誦我國，評價亦頗高。錢牧齋和王漁洋各選出他的十首詩，編在其詩交集內。著有清陰集等。

註一一二：見金尙憲著清陰集卷五。

註一一三：金昌翁（一六五三——一七二二），字子孟，號三淵，安東人。與金昌協、金昌集、金昌業爲四兄弟，皆尙憲孫，而其中以昌翁詩名最著，著有三淵集等。

註一一四：見金昌翁著三淵集卷十二。

註一一五：見張維著谿谷集卷三十一。

註一一六：見註廿五。

註一一七：義砮、瑞宗朝人，爲浮屠師，於杜詩研究甚精，曾被詔往參與杜詩診解之譯註工作。

註一一八：柳休復，字斯文，精熟杜詩，一時無比，曾受杜詩於泰齋柳方

善先生。斯文緣從祖之罪，不得赴試。時世宗命集賢殿諸儒撰註杜詩，而斯文亦以白衣往參，人皆榮之。

註一九：指杜工部草堂詩箋宋蔡夢弼之會箋本。

註二〇：指集千家註評點杜工部詩宋劉須溪（辰翁）之評點本。

註二一：杜詩諺解初刊本今已不傳，當時（一九五七）僅就各方蒐得之殘卷七、八、十五、十六、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等十卷加以景印。近年，又再蒐得一、二、三、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九等卷，現僅缺第十二卷。

註二二：唐本係指中國刻本之元，高楚芳所編之纂註分類杜詩。

註二三：鄉本乃指韓人輯註之杜詩諺解。

### 參攷書目

#### (一)中國部份

- △新唐書選舉志 陸游
- △唐會要 王溥
- △全唐文
- △杜詩鏡銓 楊倫
- △杜詩詳註 仇兆鰲
- △古逸叢書 黎庶昌
- △唐詩的傳入於韓國 羅香林（見東方雜誌復刊一卷四期）
-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 嚴耕望（見中韓文化論集）
- △杜工部集源流 葉綸蓮（見書目季刊）
- △韓國文學史概論 文化學院韓文組編譯

#### (二)韓國部份

- △高麗史
- △世宗實錄
- △成宗實錄
- △桂苑筆耕集 崔致遠著、洪奭周校訂
- △東文選 徐居正
- △三國遺事 釋一然
- △東國李相國集 李奎報
- △東人詩話 徐居正
- △小華詩評 洪萬宗
- △韓國史大觀 李丙燾著、許宇成譯
- △韓國之杜詩 李丙疇（見大陸雜誌二十二卷五期）
- △杜詩的比較文學的研究 李丙疇